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九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爵秩

漢封侯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

百户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弘封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吕須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布封為樂通侯是也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食邑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内侯本無

食邑其有加異者與其關内之邑食其租税髙帝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制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户一歳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户之君則二十萬是也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劉德等六人爵皆關内侯德武食邑葢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樊噲是也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

周爵禄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漢制除官試守滿年然後為真若干名食全禄猶有古意

漢爵漢爵二十級自一級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則比大夫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人也關内侯比古圻内之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千有赦則賜民爵一級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罪公其服飾免復飾免

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考之其遷轉次第有不可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聞已而賜五大夫已而爵號比封君已而賜重爵列侯累遷將軍賜食邑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圭已而得印匱已而封滕令已而賜食邑一級一紀截截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又出於上所特恩而已

唐階勲爵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職任是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散官勲爵者亦加官之數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九為文散階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以吏

部郎主之曰勲者自上柱國為正二轉至武騎尉為一轉以司勲郎主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禄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係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虚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令其為階爵豈復有此是得謂之當其實乎且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於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勲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

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無俸禄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實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䕃而已所謂假虚名而濟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虚何以勸人凡唐制自勲階進者叙以散官封公䕃叙明經出身亦以散官京官罷歸亦以散官勞攷叙進亦以散官故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虚假與試官殊科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階為寄禄官勲官

遂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古者世祿不世官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云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任之必以其賢也使之必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昔者有自野耕渭釣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陟象賢復相大戊武公世美入為司徒不以世故疑之也伯鯀既殛禹作司空蔡叔已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而廢之也惟其公而已

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示戒深矣　林勲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禄故世禄而不世官葢世禄則世子弟無失所之憂不世官則入仕之源清而官無冗員之濫其意若曰世類茍賢則食采自足而爵位可以自致焉不賢則均食先人之田禄不過數世自與庶人等矣此先王待遇賢臣重惜名器之善意　晦庵云世禄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

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則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禄葢其先常有功德於民報之宜如此忠厚之至也

古人以穀粟制禄吕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計食佐史之秩計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按范雎有計食以上之説吕不韋死其舍人六百

石以上奪爵以此攷之則漢之禄秩大率皆秦制其間
少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禄自上農夫食
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
卿其禄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禄
也荀綽晉百官表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
九十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
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禄猶米多錢少況於古乎
漢禄秩漢吏禄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禄

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禄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益寛饒以大中大夫為司隷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禄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

石以下俸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十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唐俸禄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歷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歷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禄重於内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宋朝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

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禄養賢見於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禄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

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己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奸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噫古之制禄為天下公後之制禄為一己私竭膏血之私奉谿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考之祖宗之制可為後世法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熈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

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歷按支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温飽為念而從事於囊帛匱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殆非所望於君子　所給俸券請之於府在職奉使不

肯廩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禄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𠨕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𠨕稱王居白也

資格

宋朝堂除及資格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爲東焉於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

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為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

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横行之任下及匪人邉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竒偉儁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賢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聞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

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横行則給興廷臣深非之焉葢資格嚴則人望為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為叙遷如此則為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

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
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資格之弊孫洙論資格之弊以為今賢才之伏於下者
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
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循資格之人
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頽
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今小人累日而取
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賢

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必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累資考級而得之矣位不度才功不責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裴光庭且二子者其當世以罪之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資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為高選智愚一別善惡陳前而

萬事不治者後末之聞也

任子

古者官人以世成周之世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名甘晉之韓趙欒范齊之髙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遊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闘蔿申屈皆世不乏人與國終始

選擇而後用盤庚之告羣臣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予不掩

爾善觀此則知是雖以其祖父舊勞王家之故猶必知之以選而非泛然録用若後世之無擇也

任子保任之法任子之説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由是言之任者保任之謂保其可任不保其不可任者其後易保任之名為奏薦亦以論薦人才之義而已矣以趙括之與父異心而其母上書

括不可將如有不稱請無隨坐是母之親不敢保任其子也義縱少為羣盜有姊以醫幸於太后太后欲官之姊曰有弟無行不可是以姊之親不保其弟也夫保息者婦人女子之常情也以括之母猶不敢保其子以縱之姊猶不敢保其弟於以見古人保任之法葢如此其嚴也而况夫受國家之爵位號為人之父兄者曾一婦人女子之不若也昔衛子思有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尚德故也公孫黒之將死請以其子為右師

子産曰印也若才君當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又何請焉是古之任子者有無為可否之明驗也後世失古人保任之意惟其恩澤所及而已不計其賢愚也惟其格法所得而已不擇其可否也於數子之中茍有一人兩露之未及則為没齒之遺憾視數小子之態固不獨一張禹為然也是以上之人知有隨其所已任而予之矣異時不如所任不復詰也下之人知有挾其所得任而求之矣才德之堪任與否不暇顧也胡不觀祖宗立國

之初減齋郎駙馬之目嚴䕃補考試之科恩郊薦不數
數而予之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爾太宗在位
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爾葢有雖經奏薦而便殿引對尚
有可否予奪之權行乎其間非可以斷斷而取必者也
遺奏之恩告老之澤不汎以施之也惟視其平昔勞能
之為輕重爾
漢奏䕃漢制二千石九卿得䕃子弟為郎其為虎賁諸
郎者皆許父老子代或没於刺史守而名績流著亦蒙

恩典錄其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袁盎亦以其兄任其為郎一也而等有四議郎中郎侍郎郎中號三字郎而悉屬於光禄勲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便宜之數光禄勲歳以四行察其茂廉才迹優異始蒙選舉銓居高第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遷擢上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然考之於史貢禹以光禄勲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禄故以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

子弟得官而武帝不與漢之奏廕雖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唐資廕甚濫然其選輕昔漢世禄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茍以父任凡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魏晉以中正取人其實純以閥閲為尚然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尚是為名實背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與以儒科取士而資廕自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

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内品子雜掌兵部散官此則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抑不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勲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禄任所謂親事帳内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十二歲而後試量文武授散官有捉錢品子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弘文及四

門館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然楊國忠以
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授典舉者達奚詢聞之大驚遂置
之高第俄與詢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
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其選為輕而唐之得人
於科目為盛故賴此耳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乃言
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誚宜哉
宋朝資蔭之濫任子之法宋初其嚴乎減齋郎進馬之
額立蔭補考試之科其入仕之路至艱也趙韓王以佐

命之功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其子之為六宅使出於
天子之特授其弟之為河南推官猶十年不赴調大臣
之於子弟如此則當時之羣工百執事又安敢有所希
覬哉葢自盧多遜之相其子起家郎任水部員外則其
遷驟矣自吕蒙正為三弟求官雖止授其子京秩而其
弟特注縣主簿則其路廣矣然猶未至於濫也祥符中
録王超之子德用為忠佐超之建旄秉鉞已二十三年
則是祖宗朝管軍方鎮未有奏䕃法也淳化中從魏咸

信之請以其子為大理丞咸信以宰臣之孫為駙馬都
尉則是祖宗朝天子之女未有奏蔭法也太平興國中
以杜彥鈞補東頭供奉官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
二十年則是祖宗朝貴戚妃后之家奏蔭之不濫也至
於後日横恩四出誕節之恩起於至道其後至於推恩
之濫入流增多矣郊禋之恩起於祥符其後至於一郊
所奏且數百人矣國初無致仕之制官給事而致仕者
其子同學究知制誥而致仕者其子試校書給事知制

誥皆曰侍從且特恩也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其子試校書三丞致仕者其子為三丞郎是今之朝奉奉議皆得官其子矣又其甚也有易簀而請者有停服而請者致仕之恩何其濫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韓重斌之子為作坊副使劉幡之子為大理評事亦皆一時特恩也真宗以後丐請日繁其初已官者或止遷秩而後則盡補白丁矣又其甚者妻族外甥悉皆霑恩門客僕隷亦蒙甄録遺表之恩何其濫也未離襁褓已結縉紳不限賢

愚懸居禄位此非孫沔之言乎承蔭既多受蔭已重行
恩在已假奏為名此非裴明允之言乎弊而至此亦可
歎也已今誕節之恩罷之久矣而三者之弊猶故也盍
亦少加之察乎淳熈之志文臣員郎武臣副使終身止
任一子正郎正使再遇大禮者增至於三遇郊者展至
於再而遺表之恩致仕之恩皆為之品節今之制猶在
也遵而行之則在今日
任子較試之法宋朝公卿子弟其未仕也則命之入學

其既學也則嚴之較試既試矣又有覆試之制有引對之制覆試而三事失實坐其主司若奚璵王貽孫之貶是也引對而學業未精俾之再學若錢象中陳宗紀之黜是也考之既精察之既詳可以例用矣而猶未也太祖朝參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太宗朝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夫其處之右職艱其仕路寧不謂膏粱之族未能諳究吏事耶至其後也有同為相臣子而或授以郎官或處之右列者有武列之家授以文秩而文班之後命

以武官者因其所能為之區別噫亦嚴矣葢自引對之法罷於天禧考試之法更於熈寧甚而有免試之制有陳乞之法不惟不對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皂白不分廪賜無别此任子所以濫也厥今引對之制不可復矣祖宗覆試之制亦不必復矣惟銓試之制嚴而行之庶乎其可也

久任

久任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

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内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何武有為郡太守八年黄霸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茍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茍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増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

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黄霸）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亦安有具員而終任者哉當是時惟長安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三年近者數月一歲之毀傷失以罪過罷（張敞）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吏之循良而貪汙沓冗輩亦豈容久病民哉（錢制）

宋朝久任官守數易弊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

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鄭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之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益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朱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璫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

在蜀者或至三任宰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令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襲黄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為是也不寧惟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

二年李士衡之任莞記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温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郎歲中三遷為真相何敏中自外郎歲中三遷為真相向敏中自外郎百餘日正西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久任之法拘之

人才

人才嗚呼天之愛人甚矣其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咎也雖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所信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故七國將變而已生亞夫

以擬之矣新室將亂而已生二十八將以擬之矣天寶至德之運將厄而已生郭子儀李光弼李晟以擬之矣

節義

先漢有節義之實而亡其名仗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如何耳高祖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而戮之以徇衆鄭衆不奉詔名籍而貸之以激世田横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下漢則歎其守節死義之國而不忍屠之所以培養氣節保護

風俗以為後世憑藉之計者不淺矣故其後士大夫皆知節自守不為勢屈不疑之不肯解劍貢禹之不肯改官不受卒徒唾背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黯不屈節於單于如蘇武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申賈人也責陽以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皆竦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

矯激之名忠而不許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葢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大夫相尚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又不若西漢有其實而亡其名

錢制

朋黨

歐陽公朋黨論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

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燿於世又讀唐實録見文蔚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燿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何在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理用皆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

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説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

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漢黨錮始於甘陵南北部成於陳蕃李膺與太學諸生終於張儉等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

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言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溫公　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恭顯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侯覽曹節輩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二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柳粲李振也三黨盡索宗社存亡其果君子耶抑小人耶　又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術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

以邪慝以恩知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可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胡安定

漢唐黨不同八厨八俊之徒起於漢而憸人切齒於上八闕十六子之目起於唐而賢者扼腕於下均為朋黨之失然而在漢而節義之風有補於漢在唐而鄙利之徒有損於唐此所當監也

唐黨錮裴度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

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者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一也夫為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人之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怨欲必行焉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其能免乎范淳夫

宋朝朋黨宋朝慶歴黨時慶歴四年初吕夷簡罷相夏

竦受樞密使復合之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歴聖德詩言進賢退不肖也奸簽斥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皆修所厚善修斯言畧不形迹顧忌竦因與其黨造尚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其詞云朋黨之論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當時竦黨至謗訕仲淹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仲淹等相繼罷去石介幾至斲棺元祐黨紹聖以來貶責元祐臣僚至徽宗崇寧元年

今有司考校官僚章疏言涉時者盡加責降尋又籍記元祐黨人以司馬為首凡三百九人刻名於石後有蔡黨王黨之目以至靖康之變原其所由實由元祐大臣初以兼容小人為寛大元祐八年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言黨用邪人遂固爭避位大防不悟竟用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以成繼述之道自是悉名用熈豐舊人實畏發之焉尋又有調停之説盡用小人卒使小人復勝而君子去盡故方其始

也非惟排斥小人之黨而君子亦自分黨内自相攻如洛黨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吕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及其後也至紹聖初同以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已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九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周兵

兵志序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司馬法戰國有孫吴兵書皆兵志也自太史公八書止於律書言兵班孟堅漢史止

於刑法志言兵於是漢晉隋唐舊史皆無兵志惟歐陽公作新唐書始志兵故凡歷代用兵之法掌兵之職養兵之具雜出於傳記之間本末源流無所統壹聊於暇日採摭大要所以備漢以來兵志云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三十五人為兩

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二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李太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司馬故李太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卿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敺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

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注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

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葢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别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

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兼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所用之軍益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

竊嘗考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益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益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

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晉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車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

必如是足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
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亦通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内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

用師動以百萬之衆决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葢除鄉遂十六同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竒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選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

丘甲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長長轂一乗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十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今魯使丘出之按杜氏說似不通周制四丘為甸如此則是魯人增四倍之賦魯雖無道必不至如此之甚哀公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聖人猶切譏之豈至如此惟李靖說頗通胡康侯曰作丘甲者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魯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禦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興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出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耳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内政内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於十軌而為里自

四里而為連積而至於十連而為鄉軌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故二百人而為卒十連二千家而五鄉即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率一家而為兵者一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農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大司徒同籍民數彼其衆而征於司馬者不能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非

特此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夫百井之城除宫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今又特三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比征調則止此爾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居而益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一兵率五鄉一軍更代復免未聞焉其名為寛實視周為苛矣得無殫民力乎况周制處農於野處工於肆處商於市葢相資而不相病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不與仕伍

專斡利以給費得無以末病本乎若仲特強齊之術耳益周制大國本七家出一人其征謂二人只用一人是十四家迭出一人征調陳君舉云

仲欲得志於諸侯要使一旦用之大國不及知小國不及備而獨於都邑之近地分為二十一鄉而以農鄉十五以賦三軍則是五鄉萬家為一軍家出一人每軍萬人其視古者七家出一人其征調又二人止用一人之制大有間矣然其三軍惟出於農鄉而工商六鄉不與焉即軌里連鄉以寓伍戎卒旅其視昔

時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伍兩卒旅者未甚戾也
葢其時在鄉曰農在軍曰士而文學之士獨不在於
二十一鄉之列者所以表其貴於四民而居之閒燕
是故管子以軍民言之則曰士農之鄉國語以軍言
之則曰士鄉彼韋氏謂士為軍士而唐尚書乃謂十
五鄉士民共之其意以為閒燕之士此固不待辨而
知其誤矣又況周制賦兵皆出於農惟田與追胥則
工商竭作今也既曰公帥五鄉髙國各帥之而又曰

公帥十一鄉是其合工商六鄉言之即竭作之遺制也

軍制壞自宣王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募士伯諸侯晉侯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鄭國楚共以簡師克鴆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魯作三軍周禮大國三軍伯禽時有三郊三遂春秋譏魯作三軍説者以魯本三軍悼於大國之賦而自損其一其後三家將弱公室而作三軍理當然也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故謂之作畿兵不出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也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遠征明矣在昔高宗伐鬼方有賞於大國雖天子之親征亦

用諸侯之師劉文公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載王師之出惟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之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往往猶畏之當時告楚者亦曰一周當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説辭雖過實而亦可以見畿兵不出其力常裕

周志三變至秦而極周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軍旅

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畢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

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内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盡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奬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内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强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税畝於是乎以上而剥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壊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

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鬬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鄰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於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

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剥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群書考索續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一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西漢之世財用沛然正以京師無重兵爾嘗試以百官志計之南軍總為一千五百餘人北軍總為四千餘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稽考以宫掖

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領於一校亦可槩見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其數當益少也若乃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文帝備胡以三將軍軍長安而惠帝末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是皆調兵民間因事設屯事已即罷非係京師所養之兵

武帝變兵制初高帝世南北軍不以出征而民兵散在

郡國有事檄召甚便也自武帝窮兵興發無窮歲至以中尉之材官赴遠恐京師無重兵易以生變也於是內增七校則又恐中尉之權太重也故又以光祿勲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所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葢自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買復於是發

及謫吏元狩次及謫民太初元次及謫庶天漢元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宂衆甲五必察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高皇寓兵於農之意安在

漢更卒更有三品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律所謂繇役者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

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陳君舉

漢賦兵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以給公家繇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縣則為材官給於邊徭則為戍卒皆一歲而代其給

於縣則於吏卒一月即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惟
衛士衣食縣官罷遣徧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
謂之罷癃老弱在所不任高帝紀注其已仕於郡縣而
已被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
子不免高祖紀注而國有倉卒之冦當兵數少不足辦
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其所當免者亦在行中謂之興命
昭紀此其賦兵之大畧也
七科讁天漢四年發七科讁張晏注吏有罪一亡命二

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漢發兵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中尉曰非有虎符爲驗不可發兵膠西王舉兵弓高侯詰之亦曰未有詔虎符而擅教兵王其自圖之柞陽侯擅興繇賦則削爵信陽侯坐事國人過律則罷免又有爲東海太守坐擅發卒而死者有爲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而免者夫漢之兵散在郡國宜爲王侯郡國之兵也而嚴爲之禁

若此夫是以兵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所以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軍旅漢初則以羽檄召兵於郡國後用銅虎符

漢軍賦漢軍賦有二其一則丁賦民年七歲已上歲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歲等百二十也其一賦財若軍人貲萬錢取等百二十七至於貧民亦以衣服釜甑為貲計之直而等也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葢漢兵出於

民凡其往來繇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從軍旅賞賚或自賫予錢家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於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其所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漢兵權在內則分在外則専漢初軍未有節制故天子得以入其壁而奪之軍自韓信始中軍法大抵兵在內權不屬於一人兵在外權専於主將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不拜不私於衛將

軍正次於將軍者然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此内兵之制也至於閫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而下皆屬焉徙部合軍皆大將之所令李廣失道問狀惟幕府之所責斬霸陵尉以報私怨則不以專戮為嫌李廣嚴細柳營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則胡建為南北軍正擅斬監軍衛青為大將軍不敢專斬將正有得春秋殺舟之僑以徇國之意其與胡建以私意行戮有間矣

漢用兵掌兵養兵之制或曰班固不志兵止於刑法志畧言其端者譏漢不能復古也然用兵之法則見於藝文志掌兵之職則見於百官志養兵之具則見於食貨志葢漢史事多互見非若後世悉為之目也藝文志有張良韓信删次要用三十五家後為諸呂所盜至武帝時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成帝時任宏撰次兵書分為四種與夫將之用兵其變態百出則見於信越程李衛霍等此皆漢世用兵之法也百官表及紀載傳漢初

韓信為大將曹参為歩將灌嬰為騎將周勃為太尉入北軍亞夫為將軍屯細柳武帝以光祿勲掌宮殿掖戶期門羽林之兵皆屬焉衛尉掌宮門屯衛諸屯衛候之兵皆屬焉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即南軍中壘校尉掌歩入校宿衛之兵即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有樓船邊郡有守將都尉有校尉都護此皆漢世掌兵之職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征叛文景禦侮以中國之民足中國之兵無不足者十五稅一司農諸倉布在

郡國筭賦太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武帝北征匈奴南平百越東伐朝鮮西通西域馳心分界之外乃免亡秦之禍者惟筭商車惟筭緡錢惟榷酒酤惟榷鹽鐵作幣造金以贍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税實未嘗加多也此皆漢世養兵之制也田官名曰農都尉見東漢志漢末魏初曰典農

夫自井田封建之制盡滅於秦人之手於是天子之地與四夷為境天子之兵與四夷為敵用兵之法

必尚韓信之詐而司馬法無所施矣掌兵之職必循漢
武之侈而周官無所用矣養兵之具必至漢法之刻而
先王中正之制棄置而不問矣此其勢所必至也然一
代之興其初必於三者厚民而自損及其衰也必於三
者刻民以自厚其所異者如斯而已
武帝征匈奴自秦以來中國既與夷狄為敵故彼之盛
衰有候而此之和戰亦有時其勢皆有不能自止者矣
匈奴自戰國至於漢初其勢方張漢自高惠瘡殘之餘

至於文景其勢未振一强一弱弱為强制矣五六十年間恭儉之積既厚而復以英雄之主繼之兩强相值其勢不得不鬭矣不鬭則已鬭則必非一日之所能解也甞觀武帝初即位東甌之救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匈奴和親之議初年益從韓安國之計又二年始從王恢伏兵之謀自是以来彼大入冦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以擊之亦十五六自王恢馬邑之後大抵彼先發此應之是兵法所謂應兵非師出無名也元狩四年衛霍出

塞大有功史氏書曰是後匈奴遠遁然是時使任敞於單于怒而留之未幾復入塞斬狄山頭而去彼何遠遁之有哉元封元年勒十八萬騎北登單于臺史氏書曰匈奴慴焉然是時郭吉諭以上指單于怒而留之元封四年復留路充國天漢元年復留蘇武遂使破奴没李陵降廣利屠彼又何震慴之有哉夫帝與匈奴鬬終身不解者彼積驕盈之氣此懷雪恥之心其勢皆不能自止也迨夫五單于爭立彼之衰也有候而昭宣繼治此

之盛也未艾款塞來朝奉珍入貢斯其時矣武帝嘗語戾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豈知斯言始驗於宣帝之世乎帝如知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於自勞也

趙充國屯田金城置屬國處降羌於金城不如武帝散之於邊郡文帝用晁錯之策入粟塞下武帝內置六郡田官外此京師之境惟晚年欲田輪臺而不果然則漢之用兵未陸抗十七條而守西門之藩也隋之入陳賀

若弼自廣陵渡江而陳人不知韓擒虎自横江濟采石而守者皆醉由不能用蕭摩訶逆戰掩襲之策而攻守之備俱廢也吳與陳君臣昏聩而不覺是以敵能飛渡耳苟能如孫公君臣逆戰於前設援於後晉隋安得而逞其志哉不獨此也晉太元中烈宗八年淝水之役秦兵旗鼓千里先至項城頴口而凉州蜀漢之卒猶未集也朱序謂謝石曰若秦兵百萬盡至難與爭鋒今乘其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

從其言於是謝玄遣劉牢之趍洛澗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遇於淝水秦兵大敗此亦周瑜逆戰之意也人皆謂昆陽赤壁淝水之戰本之天意而非人力曾不知用兵之道以少擊衆奔其前而後者不支挫其鋭而大勢瓦解初不論夫衆寡之不敵也若夫魏文臨江而窺呉會魏太武飲江而營瓜步對江為陣則此之守禦也易為力苟如赤壁淝水之役破江而下非逆戰則不可矣

自赤壁之戰又五年而有濡須之役曹公得權箋即退

軍其後曹丕再臨江而退吴亦不追躡彼此各張虛聲以自固而已葢是時吴蜀自為陣也蜀明帝初年吴蜀既合從諸葛駐漢中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未幾亮卒大畧如此故自赤壁一戰之後其他小勝負皆不必論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唐舊史志云職官志漢南軍如唐諸衛兵北軍如唐羽林北衙禁兵陳氏博議云南軍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中尉之兵北軍指郡國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者愚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其時呂祿

雖去北軍而呂產猶在南軍故未敢聲言諸呂事見正本通鑑以見南北軍必有相制者如唐李揆所云也二漢百官表志曰武帝於光祿勲令即中也之屬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壘光武改為北軍中候其屬有屯騎長水二校尉掌宿衛騎兵又步兵射聲二校尉掌宿衛步兵又有虎賁輕車校尉胡騎不常置光武省胡騎虎賁是八校者雖剏於武帝而宿衛步騎之兵則非剏為之也是所謂北軍也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八屯

司馬有十二門候是所謂南軍也南軍掌城門屯兵北軍掌宿衛步騎内外表裏相制可知矣觀祿山分居南北軍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此見太尉雖揔其權而衛將軍郎中令衛尉中尉於南北軍皆有統攝故曰相制云耳諸説當以二漢表志為正所謂中尉即武帝改為執金吾者也掌徼廵京師又李廣程不識為東西宫衛尉前漢南北軍分掌者不一而足惟光武止以城門校尉揔南軍以北軍中候揔

北軍其職簡易而不雜但以後漢百官志考之則可知矣

漢南北軍本末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也南軍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師古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内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内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致之則南軍在宮内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

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主北軍營壘之事至光武變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丞尉而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此漢初之志也漢武帝增八校改中尉名為執金吾

錢曰漢京師惟有南北二軍亦如唐之南北二衙也唐兵志南衙衛尉是北衙禁軍是也

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金吾徼

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兵志注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黄覇益寛饒為衛尉司馬衛卒罷遣願留番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勲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

猶未遠出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此乃調發民間即非南北軍詳見後段內說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元鼎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絶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元帝以太常任千秋將五校擊西羌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帝募吏民擊益州宣帝選郡

國史三百名伉健者從軍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時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為宿衛兵郡國無都試惟京師隸兵如故又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居邊民伍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南軍

衛尉寺衛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　諸屯衛司馬

郎衛表初皆士負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侍郎 郎中

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將

期門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賁 期門郎 虎賁中郎將 期門僕射

羽林府表武帝太初元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

林騎 羽林郎 羽林孤兒 羽林令丞 監羽林中郎

將 監羽林騎郎將 羽林黃頭郎

都尉通典兩漢秦駙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勲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郎將

北軍

中尉府表秦官掌徼廵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中壘令丞尉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城門校尉表掌城門屯兵一人 司馬丞 八屯司馬

門候 城門令史

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顔曰城門 中壘校尉多

有尉一人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監北軍使者史記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公孫敖用擅用北軍錢

總南北軍車騎將軍 衛將軍 軍正 丞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賦根本所係京師是尊都有東西之異軍皆南北之屯仰衆大之奧區昌嚴內倫列前後之禁旅以護周垣

按漢刑法志高祖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樓船皆以歳月講肄修武備云以令攷之東都中興雖詔罷郡國兵及都試而京師肄兵如故南北未嘗廢而亦稍革先漢之舊詳見下注

載觀漢代之兵實鑒秦人之弊重輕深戒於偏倚内外悉繇於兼制

漢雖踵秦郡國置材官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則重

可以馭輕內可以禦外異時變故相踵而卒收破竹之效者處兵之得其道也秦人則異是矣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軍旅之制徒存虛名至於聚兵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兵備弛矣而百役著興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亦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乃至發適先發弛刑之類次又發贅人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隐官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才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郡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産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

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内外有相制之勢重輕無偏倚之失誠漢法之善也

遠因三地已均守相之權近列二軍益壯京師之勢

刑法志漢踵秦置材官於郡國特舉其畧耳其實不惟置材官又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爾其實高祖已有之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其數平地

因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葢三者之兵各隨土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隨土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爲侯國之相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

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如此皆所以尊京師也

天闕觀象斗埠驗文地禁而近兵聮以分

此京師之制也三輔黄圖云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宫宫之正門曰閶闔注謂閶闔天門也又云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宫城五年九月城成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呼漢舊京為斗城是也大抵宫門為天闕南軍所屯京城為斗垣北軍所屯故云

武階之峻命大司馬
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中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校尉自掌北軍壘門事非兼領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不可以不辨也彼獨見太尉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耳是時勃以計入北軍而誅呂氏非謂以太尉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

尉雖掌武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綰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大司馬是其或罷或置者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耶

郎衛之嚴隷光祿勲

或曰古者環衛之職有二等宫伯則領貴游子弟宫

正則領宫徒役事事在周禮可考也其在漢制則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其說未為不善至曰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以冠於衛尉之前而論兵制者遂以之編入南軍也若謂郎中令之職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戸充軍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羌哉此話殆不其然嘗孜之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宫門内外之事按郎中令

乃秦官武帝更名光祿勲前表光祿勲掌宫殿門户
衛尉掌宫門衛屯兵後志光祿勲掌宿衛宫殿門户
衛尉掌宫門衛士宫中徼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
儀曰殿内門舍屬衛尉殿外門舍屬光祿勲職之相
關特有内外之别耳正周官之所謂宫伯宫正也然
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為南軍固可攷而知若遂以光
祿勲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何者漢光祿勲之職屬
官有大夫郎謁者又期門羽林皆屬焉皆親近天子

之官别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及大夫而盡使之從軍不然則光祿勲之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中郎有車戸騎三將秩比千石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其下如中郎亦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又以明經孝廉射策甲科賢良方正及軍功良家子充之是郎選之官其選實甚重所謂守門戸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云爾非可

以軍名也甞孜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張武為郎中令正掌郎衛之職也而宋昌又自别以衛將軍領南北軍知宋昌别領南北軍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雖循近代之分職未盡當時之制軍

此言太尉乃三公之職無所不統非專領北軍之任至郎衛乃天子親近之官豈可與兵衛同謂之南軍

二說既明則南北軍可攷矣

為宮門為壘門巍巍克壯

胡廣云衛尉主宮闕之門内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則知南軍屯於宮門之外前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外則知北軍屯於壘門之内

屬衛尉屬中尉整整能群

或曰前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中尉掌徼循京師初不言其為南北軍若以為南北軍則史無明文

是不然外戚傳及吕后紀以吕産為相國居南軍及周勃欲討之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産殿門以是知宫城之衛士為南軍而衛尉主之也又按胡建及戾太子召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是北軍實屯城中又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是北軍壘門實隷於中壘而中壘校尉又統於中尉以是知京城兵卒為北軍而中尉主之也烏得謂之史無明文哉故胡廣云衛尉廵行宫中金吾徼於宫外金吾即武

帝以前之中尉此正南北軍內外之證也

得非體前朝之勢而列衛於南法後市之儀而分營於北

古者前朝後市而王宫居其南故漢於宫門屯衛兵則以南名之宫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遂謂之北所以别也

或發士於京輔

此北軍之制蓋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

郡國而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其所謂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葢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過

則兵事非所掌故都尉丞與兵卒不屬左右京輔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司馬不適士刼之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悉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或調兵於郡國

此南軍之制蓋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傅者為之髙紀如淳注云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三

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南軍衛士也武紀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改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葢寛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欲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成傳則

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享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軍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

當其番上用以執鋭及其更代勸之力穡

南北二軍相為表裏番上更代其體則一方其番上用以執鋭如刑法志曰以歲時講肄修武備後禮儀志曰武官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用之執鋭者也及其更代勸之力穡如元紀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又後禮儀志享遣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畢享賜作樂觀以角觝

樂闕罷遣勸以農桑此勸之力穡者也兩漢之制兵農不分亦近古之良法歟

非惟外暢於皇威抑亦内尊於宸極九重天峙壯為經為緯之衛萬旅雲屯分居外居中之職

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耳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士六千人南宫北宫衛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宫掖凡七門各有司馬從領衛士南

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歩兵射聲各七百人長水七百三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宫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一二千人耳總是三者

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也

大抵圖萬世之安者固有定制處一時之變者姑為預防當奸謀潛合於長樂及大駕亟趨於未央以北制南則功擅周勃以南兼北則事顯宋昌雖審安危之尚無非表裏之相所以右丞相之初除即歸政柄衛將軍之

隨筆罷豈柔權綱

前已論南北軍之制此復詳著高后末年文帝初年南北軍相制之事大抵南北軍之制史所不載無所攷證然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於衛尉中尉皆不輕授而

必付之酇商周昌高百官表十一年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祖械繫何也其面折廷争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鰓者毋乃戚夫人之族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以相之及其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因高帝付以托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之初吕氏已顓國政劉澤吕氏之戚屬也實與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爲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

終吕后之世二官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吕氏至於長樂衛尉亦屬之吕更始輩兵權盡歸吕氏矣攷之於史太后病困以趙王禄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産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崩即據兵衛宫謹勿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禄相國産顓兵秉政齊王傳又謂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吕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内之又令酈寄劉揭説禄解將印而以兵授太

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宫中實專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納産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産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專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元年詔封諸功臣則已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畫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尉足也耶豈平勃欲

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得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廷之次是南軍猶冀其入未有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不有起而應之者葢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

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衛帝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於此見南軍可以制北軍也南軍雖存太尉勃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竟誅產而清宮掖是北軍又可以制南軍矣是時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應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

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群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封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是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不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關防之謀故隨即

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之權宜而於南北之制初未甞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内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是何八屯始置而實重城門

置城門屯兵以武紀攷之則始於政和二年劉屈氂傳云戾太子發兵上賜丞相璽書云堅閉城門毋令

反者得出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會夜司直田仁
都閉城坐令太子得出要斬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
長安諸門長安凡十二門皆有屯兵屬之城門校尉
其屬有司馬有候顔師古曰門各有候八屯各有司
馬是也職任委寄日以浸隆其後孔光以太師領城
門兵紅陽侯立平阿侯鐔成都侯商皆位特進領城
門兵而商復得舉吏如將軍府可謂甚重也矣王莽
僭竊盡更舊制拜春王城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

春王郡向之宣平也是諸門各有校尉矣而莽又以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豈非又有校尉以揔諸門歟後漢雒陽諸門仍有城門屯兵校尉一人踵武帝之舊也

七校既增而尤先中壘

前刑法志曰武帝内增七校今考之表則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其校尉凡八何也或曰取中尉屬官之中壘者陞為

校尉其說是矣蓋漢初中壘本中尉之屬有令丞尉至武帝始陞為校尉即舊中壘之職初非武帝之所增置當時所增置者止於七校加以中壘則並七為八矣或又曰官表雖不明言八校為北軍然攷之後官志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以北軍中候監其營故東漢屢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正北軍也其說固有可疑者大抵軍之在北者皆名北軍故八校亦可以北軍名之特非中尉之北軍爾

至謂官表不言八校屬中尉疑中壘自此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又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何其說之謬也若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則武帝改中尉為執金吾果何職歟甞攷之執金吾自掌中尉之北軍八校自掌各校之北軍以其各有司存故史氏特以校尉列於城門之後惟中壘校尉自别掌北軍壘門内特與金吾相關屬若所掌西域則無與乎金吾也葢執金吾秩中二千

石而八校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按胡建上奏曰臣謹按軍法曰正士屬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之屬惟此則校尉之不屬執金吾法然也然金吾之中壘令丞尉仍舊者則以北軍宜門之職實相關焉若謂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乃以北軍中候監其營遂證八校為中尉之北軍如是則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遂以此證中壘校尉為北軍之中尉可乎光

武中興於先漢制度因革不一沿名失實多矣豈獨
此一事而信之以為然然則李德裕撰劉弘規碑云
武帝内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非歟德裕之言葢亦
後世諸儒之論爾未可以是而證漢家一代之兵制
也
凡此紛若殆將何以或伏波下瀨而十萬餘衆或横海
浮沮而二千餘里故戎士之雜出宜軍容之寖弛
武帝於南北軍之外初置八校又置城門期門羽林

之類自是始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京師兵制既壞而郡國兵卒亦奔命不暇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遣伏波將軍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甲為下瀨將軍皆得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咸會番禺又元鼎六年東越王反遣横海將軍韓説浮沮將軍公孫賀匈河將軍趙破奴皆二千餘里不見寇而還以至拔塞因扜浚稽强弩祁連蒲類度遼破羌名字紛紛不一而足至元

狩以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貧復徵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又有所謂亡命罪人與夫惡少年之類昭宣以後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𤍠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師旅屢興兵制益壞而民生益困皆武帝啟之也

胡為尉卒遂從攻越之兵何預孤兒亦預擊羌之士

此言武帝啟用兵之禍昭宣以後其弊日甚非特郡國之兵困於征行雖京師南北軍亦不免焉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征西羌平之復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則北軍之尉卒已遣之攻越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南汝陽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羌騎詣金城則南北軍之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遣之擊羌矣南北軍本以衛京師乃至用之於窮追遠討兵制之壞莫甚於此元成以後寖以微弱其咎將誰執也

厥後痛新室之禍慘懲昆陽之戰酣車騎之省則關隴以北樓船之罷則江淮以南始為禁卒之專恃終也福階之與參衛士寖微由併旅賁之一屯兵漸廢蓋除校尉之三

光武中興以幽兾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國胡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營校士以北軍中候監之南軍於衛士省一丞旅賁省一令考之紀及志則六年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考之紀及禮儀及注則京師之兵如故又明年詔曰國有衆軍並皆精勇其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悉還民伍九年省關中

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
吏卒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臨時輒復補置
而邊郡亦往往置都尉明帝復置度遼將軍又募中
都官屯朔方五原而罷益州西都尉和帝以南蠻之
叛則置象林將兵安帝以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又以鮮卑冠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盜賊紛然如
順帝之緣邊增置步兵緣海增置屯兵而扶風漢陽
三百塢魏郡常山一百一十六塢屯兵寖多矣然自

建武之罷都試民不知戰四方征討止仰禁旅迄於漢末無歲無匈奴鮮卑之寇出師屯守奔命不暇大抵皆羽林五營黎陽虎牙之士禁旅悉出豈復衛士之嚴安帝永初以來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營騎士而營衛之選遂衰矣桓帝延熹以後減羽林虎賁不任事半俸而京師之兵单弱矣上士既已单弱士兵又不知戰一方盜起三方騷動兵非素習而取辦倉卒是以王師每戰轉北而羌寇遂熾調兵邊戍而

民不堪命其後段熲雖平東西羌而黄巾之亂作矣八關都尉之設固不足以弭亂而大發四方兵卒講武於平樂觀果何益哉内而西園八校之兵乃以小黄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属焉是時閹宦專兵自陳蕃竇武一舉不勝而何進袁紹深戒覆轍一切倚辦於外兵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起義兵四合群盜交鬬而漢鼎不守皆光武有以啟之自光武一切罷外郡之兵而專倚國軍其後國軍寖衰而又專倚牧

鎮外兵既重內兵益弱以至於亡善乎應劭之言天
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後官無警
備實啟戎心其切於東都省兵之弊云
抑豈知呂氏之誅而北固盛焉霍光之埜而南為重者
然皆審勢於中外夫豈容心於取舍善乎唐李揆之言
漢以南北軍而相制也
按高后紀勃欲入北軍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
勃北軍復令酈寄與呂祿說祿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勃遂以北軍誅呂氏又按後吳漢傳
漢甍有詔發北軍五校輕車送葬如大將軍霍光事
注引光傳且曰不以南軍重之也或者見北軍可以
誅呂氏遂謂先漢以北軍為盛南軍不以送吳漢之
葬遂謂後漢以南軍為重則亦未之思爾北軍居外
故周勃得以先入南軍在内豈得預大臣葬事中外
之勢然也然兩軍皆所以翼衛京師豈容有偏重之
勢哉唐兵志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此之謂也

漢晉夷夏相報復漢自武帝遣將窮捜匈奴窟穴其後陳湯傅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切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賓寘以數千騎空朔庭皆古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羌交亂中國馴至於晉胡羌拓跋交據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隣中無屏翰之限如兩仇家撤藩墻之蔽豪奴悍隷更出迭入以相挺此既能爭彼亦能戰也有國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禮義冦則拒之服則

舍之而已必欲以詐乘之而導其報復之蹊隧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於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於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於是建武七年隴蜀猶未平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以國有衆軍

吳漢賈復等軍也並多精銳故也宜其驅除群盜身經百戰先勝後戰不嘗試於一擲指縱諸將千里外如在目前此其跌蕩古兵法中當自矜其智力之有餘頗乃無取於韓白之書而獨以黄石公之戒為法者兵固在乎精而用尤戒乎黷也故以所任以將兵者非有安集之功則有勞來之績非有不伐之能則有救御之才者也天下既定内省諸校輊車射聲長水止令城門校尉揔南北軍中候揔北軍而已外省郡國都尉及都試之

法止存邊都尉及障塞尉而已郡國有叛羌及寇則馬

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霸守上

谷二十年祭肜守遼東三十年控扼之此皆有監於奮

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

養兵之具不至於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

給貧民以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

州郡墾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塩鉄稅屬郡國

舊屬司農以敖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

五威等將軍事已即罷無非有懲於傾碎之政也夫今昔共之天下而中興多事復倍於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併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文書十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安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傾碎肇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終東漢之世大畧不變光武之制但和帝而下八君皆幼冲孱弱所以有治亂

之異張角之亂始復置諸關都尉又置西園八校初命

皇甫嵩張奐輩討張角皆謂之中郎將自東漢至于魏

晉六朝掌兵之職大畧皆同不復論

又議者謂光武知人之明惟失之龐萌寵鄧奉處事之

宜惟失之罷郡國都尉材官騎士其後諸羌擾亂三輔

黄巾揺蕩八州皆其銷兵之過也夫知人自古所難固

也銷兵以息疲民益適時之宜爾處降羌於內地乃馬

援之失策在當時未能為甚害而其害乃在桓靈之時

時則有段紀明輩勦其類黄巾之變亦在靈帝之代時則有皇甫嵩輩制其亂上失其道故民有異志豈得盡歸過於光武哉嘗觀建武至於永光（和帝）八十餘年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竇憲耿純輩）都護西指則通譯四方皆光武明章之餘烈也自和殤安順質桓靈獻嗣有大寶或在襁褓或在髫齓或在丱角未有過十五者母后臨朝（竇鄧閻梁竇何六太后相繼稱制）外氏秉政（竇憲鄧騭梁商梁冀竇武何進）宦官擅倖撓權（宦官鄭衆

孫程單超曹節乳母王聖權臣董卓曹操等百餘年間小人交亂君子廢錮天地之運盛極則衰固其宜也何止叛羌之梗黄巾之變而已哉必以人事論之光武明章在七制之列雖其天姿英明亦由春秋鼎盛權出於已也自和帝而下漸以陵遲雖其天姿孱弱亦由年齒冲幼政移於人也天理人事當相符而行是尤非光武之所能盡料也母后外家利於立幼君以自專所以兆亂雖鄧隲竇武之賢未免此失非惟敗國亦自喪身後

人可以監矣周勃立文帝時年二十餘霍光立宣帝時年十八非惟年㦸亦自賢明尤可為後世法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一